崧陽耆舊傳 坤

廿二

崧陽耆舊傳卷之二 本朝事

務安朴載鉉子厚

晉陽金澤榮友霖 撰　醴泉金重熙厚卿 校

鎭安張漢炯雲卿

文詞傳 附書畫

文與道一也自左屈以來歧而爲二已久盖有不可强合者矣然不醇云爾曷嘗悖大本哉吾州號稱人才淵海麗世文章之盛爲中州所推入 本朝來久外聲明風氣頗陋自車復元以下能詩者不能十數人而能文者尤絶鮮矣是以知其難云作文詞傳

車天輅 軾 雲輅

車天輅字復元延安人高麗忠臣諫議大夫原顒之六世孫也父軾學事徐敬德先生有文行 中宗時俱擧大小科終平海郡守初軾生子殷輅七歲能屬文與崔岦李山海等俱號八才子年十七未娶而死葬之日軾夢殷輅曰兒當再爲大人之子其年天輅生酷類殷輅及長文辭富麗敏絕一筆數千言未嘗起草加點常大言曰寫我詩於萬里長城城有竟而詩終不竭 宣祖十年擢謁聖第日有名於時當是時朝廷有奏事迎詔于明者必極選文學才藝之士以飾盛又日本關白平秀吉之入寇也 上乞援于明提督李如松麻貴等大軍絡繹東來事殷而詞命滋繁於是高文大冊用李廷

龜崔岦書檄詞翰用車天輅韓濩權韠金玄成天輅遂以製述官常充選以行如松之破平行長於平壤也問誰可作露布者皆曰無逾車天輅天輅應召入如松見其矮短戲曰小子能文乎天輅意氣自若曰惟小子能辦此然必別張一幕左右几置如意其傍然後乃可如松笑而許之時諸將士皆釋兵觀落筆天輅於幕中高踊大唱几皆爲如意碎俄頃文成而進如松見之歎曰天下奇才也又如松之北還也　上別簡文臣五人開藝文館給筆札令賦詩以侈其行事天輅一晝夜成六百韻以進辭理粲然皆可觀館中爲之屏氣時明使臣金陵朱之蕃素以文章擅中朝見天輅傾盖甚歡及還

朝間及東方文士首以天輅對於是天輅之名噪中外矣天輅爲人簡放不自檢時好使氣凌轢儕輩先是十九年謁聖試天輅守四館戲用蠟丸投詩有擧子呂繼先者得之擢第事覺天輅杖竄明川會北兵使辭朝
上進至差備門諭曰車天輅雖以罪斥吾愛其才爾往宜善視之兵使旣至部存問極款天輅怪問之兵使曰非敢相德乃　上意也爲之具述其事天輅聞不覺失聲哭旣而尋宥還然竟以此爲時議所薄且擠於門第官止奉常僉正錄原從功臣勳光海君七年卒年六十是歲三月朔日食占者曰日食于奎之分奎爲文星兆當有文士隕已而天輅果死弟雲輅字萬里才名亞於

天輅俱舉進士及第官終弼善時論比之眉山蘇氏後
正宗追思天輅之才命平安監司洪良浩監刊其文章
歲久散亡止得六卷仍收其祖父兄弟四人之作附其
後而賜名曰五山集五山天輅自號云
論曰正德萬曆間前後七子之徒相繼而起詩道一變
激而上之雖天真不逮乎古而風骨足以自勝先生之
作蓋亦靡靡乎其一代之習尙矣顧其天才英逸有遠
過人者如騏驥馳騁前無萬馬鸞和水曲勢不能一一
合度然至欲以此而輕用謗傷亦後世末學之不自量
也

朴民瞻曺臣俊馬尙遠

朴民瞻字時望務安人大父元謙事 中宗累官禮曹叅判至父進士苓流落娶于開城子孫因居焉民瞻性沉深謹行少時家貧好讀書嘗三冬坐一狗皮皮有穿處吐屬清新有唐人風當是時開城文風大昌一時宿儒鉅工如車天輅兄弟曺臣俊諸人磊落相望而民瞻與之相先後焉光海君五年登進士蹇連不見用又嘗以奇禍謫咸興上尖察山望海賦詩徘徊瞻顧多懷都傷巳之思云年八十七終有詩一卷

曺臣俊字公著昌寧人高麗遺民太學生義生之八世孫也大父千齡以詩名登第終長湍府使臣俊少受業於外舅車雲輅 宣祖時由生員登增廣第 仁祖初

出爲參禮察訪時御史張維按察湖南奏言臣俊清簡奉職撫愛驛卒誠爲得人宜稍重其權使之因事直啓庶馬畜自此蘇息而湖南諸驛亦可以倚以爲重其見重於人如此然顚阨於時浮沉冗列又嘗遭寇亂幾死會遇楚人陳中軍作詩通志陳憐其才厚給米布由是得免臣俊嘗慨然以爲開城故王氏都自經兵寇文獻灰燼耆老耳目日以寖遠乃備述山川人物風土事蹟名曰松都雜記會金埼爲留守取其書演爲地志臣俊官至長淵府使以壽終有遺稿與臣俊同時有馬尙遠字而重木川人有詩名登進士第一時人目之曰兩車一馬兩車謂天輅兄弟也

論曰自車天輅兄弟以詩人名世而朴民瞻曺臣俊二人接武而起冠裳玉佩猶存古制盖庶幾乎豐融夷雅昭世之音矣尚遠之於二人又擯曺之附庸已自倘遠死後有金進士彬者原州人

石之珩

石之珩字叔珍星山人 世宗朝集賢殿提學汝明之後也八歲屬文少長試太學賦受塊課居第一名聲藉甚鄭斗卿許穆諸公皆深相推重 仁祖十一年舉進士明年擢增廣第累轉刑曹佐郎出爲横城坐文罔謫金海尋赦居久之除江華敎授時 孝宗銳意求治之珩乃推衍周易五爻君位繇以時所當務揔數千言名

曰五位龜鑑以進之　王嘉其志賜易經一心經一虎皮一以優之改開城教授遂家而終焉有壽峴集二卷

論曰澤榮舞象年聞鄉師言石先生文雜讀後從其孫胤祖得讀其文盖先生爲人骯髒寡合自負其才而位不當志且流離數困故其寓於文者多感憤幽詭之旨云車復元兄弟旣沒而作者風流稍衰當是時如石先生者豈可少哉

金普

金普字殷卿軍資監正玄度之曾孫也夙慧甚五歲讀毛詩輒了大義父試令賦屏間畫雀卽對云有鳥在堂不飛不鳴父爲之矍然十歲時長湍心腹寺僧聞其才

名來徵碑文時暑月普與隣兒浴于川上父召使屬筆普踊躍高唱頃刻成數百言既又擲筆走出川上於是遂以童子普聞于一時普既長尙遠識嘗慨然賦回瀾石有神州陸沉之歎不幸無年卒時纔二十初普幼時開城留守召入府中試文章因欲以女妻之間以語夫人夫人曰童子骨法非遠器公休矣後果如其言有遺稿普 肅宗時人

論曰余觀普詩規模杜甫豪壯頓跌駸駸有作者風盖一時之奇才也而不幸短折夭可問耶自古聰明夙茂之士如王子安李長吉之徒往往苗而不秀爲世所嗟然要其文章之傳至今爲藝苑所寶豈非所謂壽者耶

林昌澤

林昌澤字大潤谷城人開城鎭曰崧山故自號爲崧岳子昌澤博學善屬文少時以詩謁金昌翕先生先生一見推爲作者由是名震京師舉　肅宗三十六年進士旣齟齬無所用窮居養老而家貧不得甘旨一日昌澤往見里中富人曰昌澤有老父母貧無以養者苟得君子母錢轉商四方可以得願且昌澤曉賈君必無慮富人謝曰先生儒者豈宜出此言某有錢糧幸時以乏告昌澤不可曰無故食人食非義也且其道難久富人不得已許之遂裝之湖西濟居積會入宰貴家販物跡稍露宰貴在京師時得聞開城有林昌澤天下士爲流涕

曰宰相無人使先生至於斯乎然不可以傷孝子心乃使其家奴代居積爲之館而令子弟師之昌澤居數年卒歲三四歸覲而貨亦數倍乃計帳還富人以其餘歸養亡何父母相繼沒昌澤乃廬於墓傍採薪執饋三年毀瘠骨立而墓在實佩山中嘗潦雨水漲糧絕飢臥數日山下人知之抱火持米急救之然後乃起昌澤天性忠孝師沒心喪三年讀書至忠臣志士困阨窮痛事未嘗不掩卷流涕少有大志涉獵兵流究觀古今成敗勃然若將有爲於世而卒不然故作海東樂府等書以洩其思數從故人林大用等遊紫霞洞爲十仙會飲酒賦詩慷慨莫測也晚益貧薄移居城東白雲洞採橡栗自

給嘗作書寄系子巘曰飢寒勞苦君子所之飢不至死寒不至凍暑不至鑠勞苦不至病咸可耐也耐而爲習習而至于安則不知其爲患矣又曰常以無食故不得呼汝來靜坐讀書望成就難矣今歲橡實多結可以代粟汝若乞得斗米來力採可積數斛對人每秋遍山及其未盡早圖居數年卒年四十二　贈司憲府持平亭崧南祠其書多不傳今行于世者止四卷論者謂前有天軺後有昌澤受業者有從子嵙朴文斗朴時懿之徒

論曰余讀海東樂府皆貞臣誼士孝子悲痛感激之事豈其無於中而能發於言如此哉使先生進而有爲於時必能行其所言以綱維人倫震驚百世嗚呼惟其不

得行其所言然後愈有所發於言而其不幸又足以發人之言耶本朝以來作者固不乏人然吾曷嘗多見不悖爲古如林先生者乎

韓在濂

韓在濂字犇圃清州人進士錫祜之子也美風儀聰悟莊雅好西京古文三禮之學尤長於詩沉深清楚少時錫祜嘗笑謂曰汝近日得聲過我此不可曉取汝著作來與汝定之在濂跪以進錫祜讀之良久莞爾曰子不及父順也時人以爲父子相知已弱冠餘隨錫祜寓居京師開藕華堂貯書種荷自號曰心遠子與兄進士在洙弟在洛嘯咏其中其交游有朴趾源丁若鏞申緯諸

公而相與推讓焉當是時 正宗亟設應製取士始有鄉詩格而古體一變謂之新體在濂應之則一裁之以古 王稱善而亦病其異下其卷開城留守曰爲我語韓在濂宜少變之於是在濂之名動一世而猜者亦至會 正宗薨 純祖卽位有誣以事者竄順天順天濱海荒陋學敝而文俚在濂與其人居爲之立科條揭門戶誘掖懇曲漸化實多其人感之至今篁竹烟雨之際彷彿見韓先生云在濂居順天五年作燕子樓小屋等篇以反覆傷悼而明其志卒得釋三年登進士然資產盡落而志氣亦已挫衄矣遂屏跡墟里與學者論說精義時或出游山水間以自廣俄而卒年四十四有故都

徵西原家稿行于世妻金氏憲基女弟亦通書作詩生一子曰悅植藝而早沒受業者有河濱人李祖憲　憲宗中進士以敏雅著于時

論曰余從心遠子曾孫東赫時赫二人得其三世詩旣已卒讀而繼相梓役有以知其源委而心遠子爲盛焉方心遠子以布衣名達人主世皆榮之而卒詿誤離憂士進德修業將以及時不然者命耶又觀其命志其自見蓋將不止於斯而年又不延嵇康云煌煌靈芝一年三秀有以哉雖然今世之士無不發憤願爲心遠子所爲而不多見豈非難哉豈非難哉

朴文達

朴文逵淳昌人字雲鴻故別自號曰雲巢子或又曰天游子文逵自少聰慧絕倫讀書過目不忘州俗士子以蠟覆詩韻賭技射多者得錢名曰射韻戲文逵每射輒沒韻老宿憚之爲之語曰多取錢來爲朴生潤屋文逵旣長治圃致萬金大治莊于墨溪之上貯書籍絲竹其中買妾置別舍日與故人金尚祺等騎馬過妾爲長夜之飲數年盡散萬金年四十始折節力治詩而暗誦古詩至累萬篇工於近體尤善集古人句歷抵當世諸公自金正喜以下無不悅其富博當樓臺賓客風月之會及遇典故稀澗屬對難諧者必號天游而進之一日文逵幣衣草履貌龍鍾行都市中判書崔遇亭乘軒過見

之下軒揖之一市人皆爲之瞠然　今上初校理鄭顯德以書狀官赴燕挾文遠詩以示翰林董文煥文煥頗好硏究律切作聲調四譜得文遠詩亟稱善寄書通交兼致贈遺於是文遠遂以詩人聞于一世二十四年朝廷設別試開城取士留守金善根聞文遠已耄廢嗟惜曰豈可使昭世有方千招魂之事乎乃先颺言于當塗代爲呈卷擢及第第四人榜至文遠始知之時年八十三用特恩超拜通政大夫兵曹叅知明年進嘉善大夫行龍驤衛護軍俄而卒文遠爲人淸簡口不言貧行止不候人顔色延譽諸公間而未嘗開口干求好遠游往往經年至家倚人廣坐之中常閉目倚牆喉中微微念

誦望之如土木人百氏之書無所不覽而惟近於詩者
是取其專詣如此有詩十卷集句二卷與文遠同時有
白膺綱著懸南稿白岐鎮著兼齋稿金弘瑨著松巖稿
然至雅馴成家皆不及文遠後進有尹鎮佑金祉熙崔
中建徐昌東之徒

論曰天游子律詩平淡融秀重規疊矩侔敦珩璃爛然
雜充要必列於一代鴻匠而後已然余觀天游子晩學
匍匐騖於一曲於遠者大者或未暇議故其餘獘往往
入於萎薾病於勤襲噫造物之無全功久矣

韓濩　書畫

韓濩字景洪淸州人　國初谷山郡守大基之五世孫也

濩自幼性好書家貧不給紙札出入習於橋梁陶甃或入山摘木葉以書夢王羲之授書者再自是臨帖若有神助正草諸體各盡其妙　明宗末中生員　宣祖初除瓦署別提歷戶刑工三曹正郎當是時朝廷有事明朝必盛飾詞翰一時言書者皆推濩爲右而　王又妙於翰墨知濩特深故常命濩以本官兼寫字官隨鄭惟吉李廷龜諸大官以行濩所至輒驚動藝苑欽差使朱之蕃見其書歎曰雖王顏何以遠過此提督李如松麻貴以至琉球梁粲北海滕季達等皆爭持絹紙求書以去以故濩書徧天下天下皆知東國有韓石峰石峰濩自號也然濩爲人敦重寡言笑口不臧否人而內特堅

介非其意未嘗軟言求合爲詩獨慕李白往往頗有趣
尤好飲酒旣酣吟灑忘倦風致可樂旣負高名於一世
亦不沾沾矜恃　王以此益奇之給札命書者前後甚
多皆列之屏障而朝夕賞之嘗賜家于京師絡繹賜酒
膳紙筆薰劑衣靴又以山郡事簡可以作書特再除加
平郡守諭之曰必要爾書者欲使筆法傳於後世勿怠
勿追倦時毋強作濩在郡嘗爲人所劾當罷　王曰國
家文法何患無用地而必欲用於濩輩乎其只推考而
已濩於是作感君恩詩以記恩遇而一時名士多和之
濩年七十三卒于金川及病　王遣醫視訃聞賻賜甚
厚葬事官給　贈戶曹叅議子敏政亦能書

論曰自古以書名者何限其最能者未嘗不由人品之高晉王羲之不喜淸談唐顏眞卿抗節不汙今視其書爲何如哉故曰爝火不能爲日月之光瓦缶不能爲金石之聲蓋未有無其實而能眩人於外者也先生之書天下傳之余無以贅已此特著其人品之太畧昔李廷龜先生云蒦起草萊操三寸管與人主結不世之知遇爭權者不能間工毀者莫敢議昭朗令終聲施後世其知言哉

林景翰　韓宗業

林景翰字君幹沃野人孝子千壽之七世孫也居城東香泉故自號曰香泉子少時見家藏蘇子瞻書數幅心

忽有悟遂賣田得五百緡自給筆札居恒架筆於洗前置鍮盤一面暗畫者五十年盤爲之穿書至入神方思之深也三入金剛山仰觀峰嶂嶔崎得其勢變云景翰風致蕭散好著素幅巾性嗜酒求書者以酒至輒忻然應之 純祖時歲幣使入燕購法書有識曰朝鮮人香泉翁載歸過開城求問知爲景翰就質之時景翰年七十餘揩目熟視便放去曰何未至者耳與景翰同時有分教官韓宗樂者清州人自其父生員命相習晉體有名宗樂受而益精治得顏魯公法州中碑版悉歸之雖不及景翰亦奇品也

論曰東國書名家新羅時有金生者本朝 宣祖時有

韓加平薩者二人者皆以藝達於天下而景翰與薩同郡豈其遺風餘韻耶聞景翰嘗至友人家索紙云我書當好當從百年必思我矣非真知深造而能自信如此哉不知者且以爲自衒矣

李尚權

李尚權永川人字允中以號行曰臨皐子少能書父爲多買紙爲之所尚權以爲畫與書神理相通可以兼學則時時竊習畫紙爲之立盡而才性倍喻於書諸法具不臻妙而尤善於草虫當是時韓在濂之詩林景翰之書臨皐子之畫列爲三奇然尚權爲人偃蹇寡諧絕不喜酬應人至平生故舊風月杯酒甚會意者時有之故

其畫在人間者絕鮮有得之者輒詑人曰吾能藏臨皐翁畫者也

論曰聞之大人昔我曾大父惺齋君與臨皐翁爲忘形友每翁有期預爲具酒翁酒酣箕踞大呼索紙畫觀者往往爲之大驚以故吾家藏翁畫獨富而今亦幾盡流落人間矣吾州固多奇士然三數百年間以畫名家如臨皐翁者絕鮮豈盡以藝爲薄也其亦才之實難已矣

忠義傳

鼎革之初吾州人士以不服被錮及其歷世既久悅化已深而世之淺者猶疑其有未化譬如虎已去檻而猶惡其檻豈不異哉　國家之難莫烈於壬辰丙子當是

時吾州人立朝者無幾而卒皆憤不顧生或死或勤嗚呼忠孝人心之大也天何嘗有息哉作忠義傳

宋象賢

宋象賢字德求礪山人父復興　明宗末進士監松禾縣後登第未調卒象賢生葬于里爲人深厚孝友博學强記　宣祖三年舉進士九年擢別試第補承文院正字累拜司憲府執義是時朝論始分黨而李潑久任銓郎頗進退人物象賢與潑論不合故通籍十餘年卒居散地及潑坐累死其黨怒益甚會日人自四五年來搆釁於我朝夕有生事之患而東萊當其扼於是潑黨相與言於朝曰象賢有文武全才可以辦敵遂進通政大

夫拜東萊府使人皆危之象賢慨然辭行旣至繕械訓士環城治塹柵方畧粗定明年二十五年四月日本關白平秀吉發兵二十萬使平秀家等三十六將分領以平行長調信等爲導十三日襲陷釜山僉使鄭撥死之先是象賢聞急盡驅境內民兵及招旁縣兵入城分守慶尚兵使李珏以兵入及釜山陷珏懼托言我大將當在外掎角卽出陣于蘇山驛軍情稍震象賢慷慨誓衆保守南門賊至先擲木版書曰戰則戰不戰則假道象賢亦書木版投報曰死易假道難賊遂圍城三匝象賢督戰半日我師力已盡助防將洪允寛見勢急言于象賢曰事迫矣可暫退守蘇山象賢笑曰死耳何必紛紜

因齧血題扇面曰孤城月暈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付家奴歸報其父旣而賊傅北城而上允寬等拒戰皆死城遂陷象賢取朝服着甲上坐椅不動賊兵遂集有名平調益者曾隨調信往來通信象賢待之頗厚調益內感之及是目象賢指城旁隙地徙避之象賢不爲應調益意其不覺又以手牽衣則象賢已下椅北向拜矣拜已還據椅賊欲生執之象賢以靴尖拒踢之遂遇害四十二歲矣將死神氣不亂謂其下曰吾腰下有痣如豆以此徵收屍象賢旣死調信等見之歎悼爲棺歛埋於城外立標識之自是南門上常有紫氣亘天數年不滅二十七年慶尙兵使金應瑞見敵將淸正於蔚

山清正具述其死義狀且許家人返葬衛以出境 上
命贈吏曹叅判官其子一人後累贈吏曹判書諡曰忠
烈享開城崇節祠世稱泉谷先生初東萊陷象賢妾李
氏被擄渡海秀吉將納之李誓死不從秀吉義而歸之
又有庶人申汝櫓者從象賢久象賢遣歸之途中聞釜
山陷謂人曰吾臨亂不可負恩還入城同死

論曰聞之李鳳藻大夫宋公死後明諸將東來者爲我
國相慶曰日寇方始事而宋大夫死之今朝鮮國勢雖
在綴旒其必復振乎旨哉言乎可謂善占人國者矣夫
忠孝者家國之元氣元氣壯則雖亡必存元氣衰則雖
存必亡故王蠋繯死而齊復血食胡銓抗疏而金人息

兵由此論之宋公之身權倉卒首建大節爲八路臣民之唱其氣固已呑强敵於旣熾回社稷於旣覆有不待乎平壤素沙之捷凜乎其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彼以區區一時之成敗欲强議於泰山鳥卵相懸之勢者烏足以語此哉

劉克良

劉克良字仲武白川人　宣祖初以武舉諳練兵事歷授閫任二十五年四月日本入寇報至　王拜克良爲助防將使守竹嶺旣而賊連陷嶺湖至忠州殺大將申砬京師震動於是　王出狩西鄙而賊遂入據京城初都元帥金命元守漢江及賊入京命元退屯臨津馳報

賊狀于開城行在所　王以命元無兵不問罪以臨津京師咽喉進復之機在此一舉遂命命元檄徵京畿海西兵守之仍以申硈爲守禦使使同守而勿受節制於是克良自竹嶺來屬焉五月　王至平壤又慮臨津兵孤以韓應寅爲諸道都巡察使領西界士兵千餘人馳赴津口亦令勿受命元節制時我師擺守諸灘防備漸完賊兵到南岸相持八九日不能渡一日賊焚廬幕爲退遁狀先是命元等出兵嘗賊少利京畿監司權徵意頗輕賊奏言賊兵遠來足繭可制梃擊也　王信其說方悔命元不守漢江遽降旨責命元玩寇及是硈欲過江躡賊而徵應寅與硈意合皆曰可命元不能可否克

良進曰賊誘我也切不宜輕舉硈意方銳按劍厲聲曰君畏死而欲沮軍心乎時克良年老慷慨言曰吾自結髮從軍未嘗以避死爲心豈今老死無日而反以死爲恤但輕敵兵家所忌萬一有失國事大去願公熟慮之硈怒欲斬之左右諫止硈遂分軍爲左右命克良統右軍先渡自以左軍隨後旣畢渡見賊依山整陣硈進軍逼之賊伏兵從山背突出與山前賊合搏我軍我軍不能支克良見硈死下馬席地坐曰此吾死所也彎弓射賊良久右手指陷乃投弓於地曰壯士力盡矣因泣數行下而歌歌罷復引弓齒射齒又陷死之軍遂盡沒命元應寅退犇行在賊乘勝及於平壤克良爲人慷慨有

大節初擢科其母泣克良請其故母曰汝安知汝昔本洪判書婢子少時誤碎判書玉杯懼罪而逃幸遇汝父生汝吾聞之國法私賤所生削科是以泣克良大驚曰恨兒不早聞教背主不祥卽入京師詣判書白陳母罪願削科爲奴判書名還兒克良辭氣激昂壯之引入與坐爲給放良券仍汲引于朝克良旣貴猶折節執奴禮每時節造還至里門下馬屛騶饋獻之物手自奉進雖稠人廣坐必呼以主嘗以衛將分軍禁中會還入直牘招克良克良奉牘卽起去摠府官曰分軍自大事事畢然後去何晚也克良曰舊主有命身不敢偃蹇也士大夫聞者無不歎息至是竟力戰死 贈兵曹叅判諡武

毅亭崇節祠

論曰余往來京師屢道臨津褒回於大沙場中聞江水洶湧未嘗不思劉克良血戰之事而為之髮指也天下賢士大夫固皆能知授命君父之義然蓋或多有不諱人奴如克良者乎無也彼洪判書猶不敢背而肯背我宣祖大王嗚呼豈非天下烈士哉處人司命之下言不見擇功不見成然爽氣塞于宇宙矣

金鍊光

金鍊光字彥精金海人父履祥儒雅長者官終通禮院相禮鍊光博學能詩　明宗時俱擧生員進士連擢明經第由著作博士累官守平昌郡治平為第一陞拜淮

陽府使時 宣祖二十五年也日本關白平秀吉遣其將平秀家等入寇五月 大駕西出賊遂進據京師分兵四掠而鍊光到府纔十餘日聞報泣曰 君父播遷臣子豈敢自安乃席藁露宿於公廨下且日夜指揮軍吏聚糧繕械爲拒守計未備賊兵猝大入軍吏望風奔竄發令無有應者左右或曰盍少避賊鋭鍊光正色叱曰我爲封疆之臣有死無避乃朝服手印綬移床坐府門外俄而賊至先以劒斫手指欲以脅降鍊光不爲動張目奮罵賊遂亂斫之以頭掛樹而去子賀孫質孫收骸骨歸葬長湍遺篋中得絕命詞曰淮山礫礫淮水潛潛孤城躑躅事與心違萬古長夜知我者誰溫序有魂

我往從之讀者無不流涕鍊光外若不勝衣而內甚嚴毅爲政廉淸謹法所至吏民銘刻不絕初釋褐補成川敎授諸生謁見例袖匹紬爲贄鍊光曰此風不可長也痛禁之郡中號曰斷紬先生性純孝其游宦四方登高思父母則輒投劾歸來侍側終日以故官罕有滿秩尹相斗壽重其爲人嘗過訪拜其母與結兄弟而去死之日其妾侍立牀後鍊光顧曰汝可去矣妾曰公死國妾死公其義一也以身嬰賊刃同時遇害卒時年六十九贈禮曹叅判享崇節祠有松巖詩稿一卷

論曰余讀國朝寶鑑燃藜述等諸書其書壬辰之事甚詳而金公事不槩見何哉或者謂記載之體大事必書

小事可畧然夫事孰大於死節而固爲是抹摋哉然則
亦非以大小然也特疏近顯晦之勢使之爲也嗚呼此
自古孤臣隱士之不幸也

金濆 朴乃成

金濆字君澤開城人 明宗朝昌原府使自陽之子也
明宗末舉進士 宣祖二年擢謁聖第濆有才器明通
三司事歷官內外所在舉職累遷公州牧使丁母憂廬
墓金浦是時日寇入漢陽 王西狩濆聞變涕泣語其
異母兄滉及弟濡二人曰吾兄弟俱受國恩深厚今吾
親幸以天年安葬而 君父危如一髮豈可以私情而
忘公義乎二人曰然遂共白衣冠從間道謁 上於平

壞 上壯之授濆召募官令備京畿要害濆遂與浘濡還
募義勇朴乃成等千餘人屯朔寧濆恐已未厭人望奏
請成渾主節制自引兵徇近邑常用奇計殲賊游兵甚
多初濆至朔寧疏請傳位世子維繫人心 上不悅下
教欲傳位羣臣諫止三日乃允只令世子分朝撫軍明
年明將李如松大破平壤賊 車駕將還京師於是讒
者益咎濆妄言濆內慙懼丐終喪歸金浦遂坎坷以終
浘字浩然有學行 明宗時俱擧大小科累官淸道郡
守自朔寧歸尋卒世稱漁村先生趙先生憲嘗師事之
濡字君洽 明宗末生員李文成公珥薦以孝廉官至
軍資奉事與濆幷享崧南祠乃成不知何出驍勇不羣

初自募屬申硈硈敗忿然曰壯士不徒死乃逸于長湍朔寧間糾合少年旣而與漬合有功錄訓鍊正

論曰當 宣祖西狩之日可謂無國矣天命人心殆乎已盡去矣爲漬者計無所出欲以一時變通之術維持人心盖亦出於惻怛迫痛之至而非全軀保妻子之所能爲也徒以不能逆覩平壤之捷不容於時議坎坷終身然則李綱之請內禪亦豈逆覩欽宗之不振者乎

田見龍

田見龍牛峰人字德普少好奇節與處士金履道焚松岳淫祠 明宗末俱擧生員進士 宣祖初仍擢增廣第平秀吉亂招討使李廷馣守延安檄徵義勇見龍赴

焉旣而賊將長政等攻延安見龍與廷馣嬰城拒戰四日至其夜賊乘霧潛上西城廷馣擲炬拒之會東南風起見龍與趙信玉潛出城乘風爇薪草賊兵昏亂城中乘勢出擊大破之賊遂遁去當是時黃海一道盡陷於逖而延安獨全故西達行在南通兩湖聲聞不絶見龍官至海州牧佗子大方亦以才諝聞少登第 仁祖反正初以開城留守李貴兼御營使募兵充環衛用大方爲參謀官

朴鐵壽 高冶

朴鐵壽者不知何氏師事文簡公成渾以儒行聞平秀吉亂 宣祖西狩道出開城先是州人金漢佑有女入

後宮曰仁嬪嬪之兄公諒挾嬪勢侵虐州人至是百姓
迎 駕痛哭或搴罵公諒至有誤認朝臣而投之石者
旣而 王御州南門樓召父老慰問且使各陳所欲言
者鐵壽首與金慶溥河緯坤等伏地言曰沴氣干外者
內有以先崇之敵國侮隣者我有以先招之臣竊觀
殿下斥鄭澈而親用[redacted]好惡違衆用舍失位加之
金公諒及臨海君用事奴等負勢假寵動擾中外此所
以致今日之患也臣爲 殿下討者必急復澈相斬[redacted]
[redacted]以下數人頭以謝一國然後始可議恢復也時朝臣
或論[redacted]交結公諒誤國致寇 王聞鐵壽言益感悟
罷[redacted]相召澈于江界令急赴行在公諒迸不問居亡

何賊至開城錢壽挐家入山谷見賊侵掠憤而射之爲所殺妻玉氏與長子死之同時有高洽者濟州人 明宗時業生員素有剛直名及賊入州境洽義不辱與二孫同縊死 贈司憲府持平

徐佑申　李縉邦　金興祖

徐佑申者 贈右議政文康公敬德之孫也有材器善射少時與平壤武士較藝張帝於普通門外立于門內以五矢射中帝四隅及心號爲徐神射 仁祖聞其能超用拜南兵使十四年冬金人十二萬騎入漢陽上避于南漢金進兵圍之佑申聞急洒泣與咸鏡監司閔聖徽率所部入援明年正月達京畿欲從大路直進南漢

聖徽以爲大路不利不從至迷源又請於都元帥沈器遠器遠素無赴難意陽爲持重令按兵勿動佑申憤曰今君父危在呼吸大將首鼠觀望欲何爲爭至再三器遠怒杖之及講和佑申罷歸本部時金人所歸蒙古兵所過搶掠佑申過於鐵嶺上擊殺頗多蒙兵走入安邊設伏以邀德源府使裵命純南虞候韓震英等至皆爲掩殺後判書金時讓發其事逮至京論斬大臣李時白奏曰佑申受制上將志不得伸才不得展鐵嶺一戰安得已也若以邂逅之旨而遽寘重辟是朝廷自壞長城而爲蒙古報讎必不可 上乃免佑申死竄江界一說講和後退却諸將不進兵罪佑申賴相爭改據得減死竄江界既而因金使讓論罪逮至京論斬李時白駁奏救之

闕漢南後放歸卒于家佑中家在城東蘿葍山下壯士李廷驥故宅也廷驥死頗著威神居者率空宅而去佑申聞之曰是人不祠神也遂居之卒無事云與佑申同時有安城李綏邦金海金與祖者俱有武力金人之以鳳林大君歸瀋陽也二人陪大君往備服勤勞後大君歸即位是爲　孝宗孝宗追念二人之忠官賞甚厚綏邦至朔州府使與祖至博川郡守

論曰悲夫丙子之禍可爲流涕者矣崔鳴吉主和君子猶以爲其心憂社稷之不血而無他耳即如沈器遠者可忍言哉以庸奴之才制三軍之命而包藏禍心覬其不幸豈復有發一鏃射一敵之心哉當是時金人投隙

擣虛蹈張火熾而我已以長策授之假令佑申出力一戰未必能救　主之辱然其不辱　主而獨生則決矣乃不幸制於庸奴之手志不得伸而身又受僇其何惟夫洩冤於蒙古也哉乃宰臣不察反欲以小疵而掩大節嗚呼此何以勸天下忠臣義士

隱逸傳

古之人或隱於官或隱於山林或隱於屠販道釋彼皆有不得已者也今觀韓舜繼有聞道之資而爲親屈志甘淪市井豈不賢哉作隱逸傳

韓舜繼

韓舜繼交河人字仁淑家貧母老鼓鑄以養器精好而

不貳價人爭歸之舜繼曰是必有失利者日未中常撤市夜則張燈爐側讀書是時市井之間有李昀黃元孫及舜繼三人皆賢者而昀元孫事徐敬德先生徐先生嘗要舜繼入山講道謝曰母老矣不敢以此易彼其後母沒遂撤爐不復向市舜繼性至孝居喪三年不食菜果御家有法妻子有過不訶責但不與之言妻子皆恐懼自引不敢更爲非其爲市有贏餘則輒分諸族戚之貧者嘗購銅鈸鑄見有金躍於爐悉收還其主留守鄭彦智知其爲人將蠲征役固辭曰有戶則征有身則役民之分也民不征役何名爲民復以其三子屬之正兵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過而聞之曰此殆隱於市者

也止驪造廬與語移日皆歎息而去於是州中號曰市
隱舜繼喜爲歌詩尤工於草書旣親沒遍游名山歸築
室歸法川上欲潛心求道俄而卒 宣祖初也卒之前
告家人期沐浴正席而逝赤氣滿室三日乃滅其友處
士安慶昌歎曰異人之死固有異於人也 贈司憲府
持平享四賢祠其後子孫多守皷鑄業而五世孫暹善
事繼母暹子泰鎭人稱小市隱居守諸公爲作招隱操
孝子歌以奬之慶昌亦孝子嗜義好游刺謁遍賢關自
言能耐寒暑飢困因自號曰四耐翁或又謂三耐翁云
論曰昔孔子稱伯夷叔齊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凡人之
情鮮能安分不安則怨怨則蹤於是乎賊仁今夫市井

之人其初雖迫於飢寒而其中未嘗不怨惡其賤況稍知讀書者乎乃先生則夷考終始無幾微怨色斯非仁乎斯非仁乎

循良傳

吾州人罕用於世聲績無由赫著然四百年間作州縣者盖亦未嘗乏絕而其人大抵循繩畏法愛恤民命未嘗聞有犯贓者然頗其事多磨滅不傳今只論次三人為循良傳

金明彦　金灃卿

金明彦字士美雪城人　中宗末用明經登第　明宗時戚臣尹元衡秉國政專擅威福一時搢紳望風趨附

明彥獨以爲深恥淹滯累年足未嘗一至其門及元衡敗有薦其潔清可用歷授郡縣明彥所至秋毫不取吏民頌之一日　明宗試文臣于闕庭別榜一白幟命選淸白吏坐其下以風動朝士庭中羣共推明彥使坐時論榮之官至尙州牧使與明彥同時有金漢卿字士元開城人第別試出爲靈光郡郡有元衡奴怙勢恣橫前守皆畏憚禮接漢卿到官即杖殺之郡中相賀官至洪州牧使

李文欽

李文欽字子顯河濱人河濱古大邱屬縣也文欽治程藝有聲　純祖中舉生員又十年擢庭試第補成均學

諭歷持平掌令出爲成歡察訪時湖西連年大浸驛田壞者無算民飢馬耗文欽捐廩俸裁冗費得緡錢三千二百緡請于監營得糴耗七百以設賑粲田其餘付十二驛使之益價買馬湖西御史以廉能聞居五年召爲正言尋除鏡城判官鏡居北邊重地儲庤素富糴穀滿十萬而間經大歉以來民日流亡逐歲加耗苟且枝梧、至是絕戶爲三千五百石文欽以爲關北穀價視他邑差賤大率中歲菽一石直八十可以待時充補遂割廩錢二千八百緡留諸庫而絕戶在案者悉蕩之文欽剛明善鈎決先是鏡城有金李二人者同行賈金道死李爲之殮瘞而歸其財金有姪亡賴謂李賊其叔奪之財

搆訟十餘年官不能决文欽始至金侄來訴挾一客爲證文欽知其誣妄乃先分置二人於幽處以絕其唆潛使人急召李至既至又召市人數十輩立庭一隅而混李於其中引客分庭立然後出市人與李鴈行過客曰孰李否客不能指證遂并枚配府中服其能秩滿召爲掌令願留者相屬時　憲宗初也數歲朝廷刷鏡城羅坐後官累謫延安議者寃之未幾宥還年八十循例進通政大夫兵曹叅知明年卒文欽有吏才不能展布然所莅必綜核名實一心奉公頗自持淸愼其爲鏡城也有從弟一人從之往及歸鄉首遺絺一匹極美其人意不自安密遺文欽家人使製深衣以備襚文欽問知之

不悅曰吾之宦鏡也頗有買綈畧已備祿此　君之惠也吾有終於　君惠而無終於鄉首之惠也亟命還之

孫承旨來旭世其家

櫟陽耆舊傳卷之二終

崧陽耆舊傳卷之三 本朝事

南原秦永濂胤卿
晉陽金澤榮友霖 撰　沃野林圭永有瑞 校
清州韓承履箕緒

孝友傳

愛親敬兄出於天性宜若人皆可至而能守而不失者鮮矣至於格天感人高出千百輩則尤難矣此有國所以樹風聲勵世俗者也然在昔盛時有司旌別止於難慎故其事必信其事信故其行必茂挽近以來或是之異矣今於地志取其尤卓絕者參以耳目所睹聞作孝友傳

閔伯和

閔伯和者驪興人篤於倫誼 成宗薨行心喪三年母死廬於墓側躬執奠饋泣血終喪時年七十四矣 明宗中黃海道劇盜林居正出沒畿海間截路剽奪其徒有掠其家鼎者居正杖之曰汝獨不聞閔伯和孝子乎亟使還之事聞 旌閭

論曰我 太祖大王初年以開城人不赴科賜禁錮後七十餘年 成宗元年始解錮令按地志記本朝人物自 成宗時始而以上闕如盖廢錮之後遺民餘孽或逃竄四方或流爲商賈不復能自同於齊民而與聞於肄業故其人無可書耶或其間事行多涉忌諱類皆自

韜自煅而人亦闕而不錄耶抑教化聲明之所不及地氣亦從而鍵塞而不能毓生賢傑耶不然何七八十年之久而寥寥若斯哉余論伯和之賢孝而因著其世以見先王作成之始迹云

姜千年林應井

姜千年者晉州人居碧瀾江上善事父母母素多疾方劇時千年出指血和酒以進有效已而復劇又如之果得瘳千年嘗自都聞病報還未至日已暮有虎出叢薄間當道千年與之誓曰請一見病母然後以身相許虎以頭叩地若請罪者而退千年旣歸候母出門試之虎又逡巡叩頭而去其母病中顧千年曰吾思氷苽千年

出求之時苽候尚蚤至一園見有一顆方新結乃復之他園卒不得少頃還至新結處已暴長大如斗園主亦異而與之不受直及母沒千年冢廬守制而朝夕必歸省父終三年不懈千年死後家內嘗失火延燒廟龕惟千年主得免事聞　旌閭　成宗時人也

林應井者庇仁人性純孝父病篤用斷指方以進父絕復甦者歲餘乃死應井既葬父於昭陵山中廬塚以居每上塚夕哭及候母往返常有虎隨行時人謂之騎虎孝子　宣祖中日本寇作應井奉母居昭陵躬耕以養卒得俱全既而母寢疾應井左右扶救盖以手奉尻者三年坐處生蛆或嘗糞甛苦或血指爲藥夜則焚香禱

斗方其禱也常有兩虎來跪左右云應井平生值 國
恤國忌必食素有遺詩二首皆思慕 君親之言也
論曰吾州古多孝子蓋地氣使云然三四百年間二孝
子尤傑然年代濶遠其平日言行莫得詳論至如伏獰
獸致珍苽至今童孺皆言之於乎非大順至誠其孰能
當此感應而人瑞萬世者乎

韓大用

韓大用者漢陽人高麗文節公宗愈之後也大用少師
徐敬德先生性孝謹母病思食川魚氷凍不能得大用
以爲恨平生不食魚前後喪并廬墓 國忌不食肉日
本亂 宣祖歷幸開城用八人爲金吾郞大用首被命

扈駕至義州年至九十一卒同時有韓孟連者亦以孝聞事佚不得立傳

林千壽

林千壽字壽吉沃野人善事父父患風痺行止不辨燥濕千壽多具衣衾隨汚隨易而其便溺所及必親浣之食餘雜涕洟者每取自食不以示人既而父病益痼不能行千壽乃於室中置一竹撓子時時坐父其上而推挽之其欲外出則背負行父又體創不能貼席臥千壽日夜以手奉尻掌背爲之腐黑如是者十有二年一未嘗入私房比喪廬墓以終三年 宣祖時人也事聞旌閭千壽有三子長曰數陽次曰數實 仁祖中數陽

為金人所俘敷實冒刃爭死金人義而不殺并拘陣中
敷實乘夜負敷陽走天明視之他人也乃還入陣中以
詭辭免後竟竊負而出事聞　贈司憲府持平其後又
有師國漢尙東三人皆以孝稱

論曰昔孟子稱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旣長
則慕妻子今觀千壽所行豈其慕少艾妻子者哉而其
屢世子孫襲美不絕詩所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趙以義

趙以義者漢陽人有學行母疾革若指血得延數月母
沒事老父益謹父嘗夜思雉炙以義即起出欲謀諸獵
者中道忽有一雉角角飛撲身乃取而供之金亂中父

饑甚奄奄以義哀號行求食適見道傍有一器貯飯取獻之由是得免一日父出適他所以義從客遊中座忽心顫悒之遂謝客歸是時父果行道墜馬幾危矣逮父疾殆以義血指以進疾小間三月復劇又血一指以進逝半日竟死以義廬於墓側不食鹽醬以終三年事聞旌閭曾孫泰岳登第終司憲府監察

論曰余觀以義心顫事何其與曾母齧臂事相類也記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夫視聽耳目之所司而至於及于聲形之外則心之爲也心之所一其有不感通者乎是以天賜之以美食以報之嗚呼以義可謂至孝矣

馬最常

馬最常者北部叅奉義慶七世孫也孝奉母行傭以養每樵採刈獲而歸及門必先入省母然後乃敢出解載善盖屋州人請盖者春秋殆無虛日然最常必計日之長短盖之早晚以上下其直非其義不受一錢既得錢遍玩於市求可以悅口者歸而供母以故身無完衣而其母食必有肉比母沒廬墓三年幼孤不省父顏以爲至恫曰有父母者必有二喪而我無其一我豈能爲人哉至父死期追服斬衰亦廬墓三年而墓去家十里每天雨雪則以箒往淨掃乃歸 國有喪服蔽陽子三年忌日不食肉自以家自先世以來多儒人而至已乃隳晚年蓄傭羨買小學一部値風雨之暇就隣塾講塾師

不在則從塾中少年問義折節長跪少年多不自安走避最常輒止之曰無之吾敬教非敬君也卒窮問乃退入夜篝燈誦讀聲琅然出戶外飄然類古有道者然哲宗初病死忠貞公李是遠素知其爲人及留守開城下車遣吏祭其墓族人箕豐亦以純孝聞

論曰洪舜瑞老人爲我言昔與馬孝子同閈而居至風雨之夕見其披襏襫行龍鍾者適墓也嗟呼使富厚而從方孝其親凡可以富厚者吾何所不慕富厚者未必盡孝而馬孝子能自力於貧窮之中豈其所謂窮然後見者耶偉乎賢哉

金何默

金尚默字愼伯沃川人爲人醇厚喜怒不形家貧貸殖以養親親所須未嘗言無父嘗因事不怡數日不解尙默大爲憂乃詭爲嬰兒戲挽父衣叫號因而仆地頓足啞啞啼索飯家人見者皆掩目父爲之發笑果得解前後喪堂前有躑躅花方盛開一時悴落出三年始復花尙默卒於 憲宗中有友人爲詩悼之曰可愛堂前紅躑躅忍花兩度過三春

論曰傳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尙默之爲嬰兒戲庶幾其油然愉婉者乎彼卉物之異猶夫人而可致者也

李亨植

李亨植者安城人少孤家貧鬻破衣爲業奉兄甚謹異宮而居朝夕必候有事必稟衣食百物必先致之由兄分給然後始收私焉兄名元植家在州城西隣有具翁素聞亨植名而未識面一日天明見有人手持一大魚尾纚纚掠地入元植家翁知必亨植也俄而又見元植手奉魚半過翁門去翁試問曰持此何之對曰吾父有命賜吾叔亨植冠衣樸素如士人息利不競朝夕於市中者未嘗見其喜怒之色年今四十餘

胡貴福

胡貴福賤者也業書養父母視養以取直養足則止故胡貴福畫特廉於他史而人亦樂就之 今上初貴福

喪母葬州古南門外日往拜哭久之臂膝足所當處宛然成六跡而墓當大道人客過者必驚視咨嗟至以身象之然後乃去好事者或又從而掘之加深方其時貴福嘗赴畫役於麗顯陵去墓僅十里每以夜往拜如是積月亦不廢事衆史咸爲之歎息其後喪父亦如之貴福爲人樸甚言貌無文飾人或問何以能孝如此輒對曰人失父母自然悲哀所以如此耳

論曰先是延安孝子有李昌梅者葬其父母於南大池上日往拜之其當臂膝處皆草不生雪不封後百年過者見之猶草不生雪不封夫孝子之爲此豈趍走跪輿勤哉其始也必欣欣乎如將見之而其終也必倀倀乎

其失圖也今觀胡孝子之事有與昌梅相近者故爲之并著而附以論

金龜孫

金龜孫或曰　成宗時人私家奴也幼失母旣長哀慕作主置室朝暮祭之嘗爲父吮癰父沒廬墓終制事繼母如所生方其廬墓也每朝夕奠訖歸審供饌三年如一日事聞　旌閭

論曰嗟乎人奴之生得免笞罵幸矣況聞禮乎惟其不足聞禮故世亦未嘗苛責禮乃龜孫之行事其所慕於人倫者無適非禮此其斷斷士大夫也而猶謂奴哉

河瀯源妻崔氏張敷妻趙氏權泳妻林氏趙絅溫

妻朴氏

崔氏失其族系時代適河繼源繼源早死家貧姑老崔氏力織紝身自啜粥而奉姑以味每冬夜診姑寒暖雖夜深必起爇火而不使姑知之及姑沒喪葬皆盡禮旣而歎曰天不遺河氏一孤尚能墓乎遂鬻家產夫以上三世皆遷葬其先墓側冬不就溫夏不就涼終身不出門以終

趙氏稷山人生員必亨女其夫 贈叅議鎭安張敷也

趙氏性溫柔早喪夫孝奉舅姑金亂起趙氏奉姑避兵江都姑墜馬重傷趙氏用白犬矢治之先嘗以勸出入艱險暫不離側嘗道遇賊幾獲忽有異鳥搶賊前賊欲

生擒之鳥且飛且止若將就擒引賊遠去由是俱得免人以爲孝報

安東權泳妻林氏安東人溫良有禮不喜尼巫初歸泳家甚貧林氏刻厲治產晝壓麵夜治女工奉姑尹極孝尹性嗜饅頭林氏每於其常食外別具饅頭以進而又以其性喜施予必爲羸餘以待之如是者三十餘年無一日或闕姑中年得腹痛疾積十餘年林氏備致醫方不效以爲深憂一日夜疾卒革有里媼叩門遺藥曰此金剛山桂葉也偶藏於家俄夢若有人教我遺林氏以治姑疾不識此物能爲藥否試之果瘳比沒疏食終喪事聞　旌閭　正宗時人也

生員稷山趙絅溫妻朴氏固城人殷山縣監來慶之玄孫女也舅　贈吏曹判書有善窮經教授而絅溫繼起受業家世食貧朴氏旣入門晝夜疾作常能因無爲有以致潔養其所居蘿山之下四方士友游絅溫父子間者問難留連及歸往往目爲善賓客朴氏之力也姑金氏患痲木累年朴氏左右扶護和衣假寐動積時月姑歎曰雖自我出何以及此中年絅溫死臨終召朴氏囑曰善養吾父母或硜硜爲朴氏涕泣曰敬諾奉舅益謹及舅病革朴氏引刀血指以進得延數日朴氏前後居喪皆行素三年舅有女弟早寡同居數十年愛敬如一日及沒遇忌日必祭之　國恤望哭于家園人謂此眞

有善婦云

論曰按舊志載孝子爲七十餘人列女爲九十餘人孝婦止五人夫孝與烈均是性也性不可以偏多偏少論然孝子之行處於平常難勉以至故取十之二烈女之行處於乖變易激以發故取十之一惟孝婦自古爲甚難故取十之八九蓋孝子可以爲忠臣而孝婦可以爲烈女噫吾何間言於斯人哉

貞烈傳

異哉吾州之多烈女也四百年間地志所載不下百人豈　聖朝風教有所偏造而山川地氣有所獨鍾歟捨生取義君子所難以眇然一女子而辦之豈不尤難哉

顧其事無由盡詳今取其尤從容盡義者若干人作貞烈傳

金以益妻李氏

開城金以益妻李氏失其出平秀吉亂李氏避亂麻田道遇賊被掠登舟歎曰受辱生何爲遂投江死時同舟婦女被掠者甚衆見李氏死一時悉投江事聞 旌閭

李漢哲妻金氏

李漢哲妻金氏德水人 肅宗朝禮曹正郎斗翼女也自居室目不忤視一日夜有男子持兵入漢哲家刼財家人悉奔竄時漢哲方寢未悟而男子犯其室金氏以身嬰刃且呼且搏左右翼蔽之漢哲因此得脫走男子

既去家人還集見金氏被劍僵臥準剝睛突遍體流血淋漓皆大驚抱哭金氏喉中如有聲曰吾死矣未幾死事聞 旌閭

車尚敏妻金氏朴碩柱妻黃氏高俊寶妻朱氏

金烈婦者古曾陽牧花開部曲人適延安車尚敏生三女尚敏嘗客安東爲羣盜所殺時金氏臂上有青鳥來止逐之不去心恠之三日凶聞果至金氏痛欲自決既而曰夫讎不復吾雖死徒耳金氏有弟曰暹時年十八特勇敢金氏謂曰汝能與我殺賊乎曰敬諾乃以一劍授暹一劍身自佩之爲男子服俱與之安東證夫衣服發盜相訟于官者七朔共得八人服其罪皆劍斬啖其

肉初金氏之南行也青鳥常隨而先後至是乃去不復見金氏旣以夫喪歸葬冬夏一單裘伏苫不絕哭至七年金氏嫁其長女已乃歎曰二女子可以有托矣吾其不能復待矣至其夜深家人聞寢外空室如有闔扉聲果縊死矣事聞　旌閭　肅宗時人也

朴碩柱妻黃氏不知其族系時代碩柱客平康死於賊黃氏誓報讎不發喪乃挈子轉丐平康三年辛一酒舍得夫平日所齎行幷驗賊六人理官取服旣決斬黃氏仰天呼夫者三引刀一一剚賊腹發肝以祭仍收夫屍初賊殺碩柱瘞川邊沙土中以滅跡黃氏以手掘沙上下數里十指皆爲之禿卒得屍返葬遂不食死事聞

旌閭

庶人高俊實妻朱氏不知何朝人俊實爲灣府商主府人朴春建春建慾俊實貨欲奪之會俊實有事在鴨綠江邊春建乘其無人殺俊實幷其所乘馬投之江中而盡輸其貨朱氏得其事爲男子服之灣行乞偵探久之果於春建家發得俊實所常握藤鞭點血痕者奔告府尹尹疑而不省朱氏循江上下晝夜慟哭忽江岸澎湃大作人馬尸一時浮出朱氏取其尸暴於江上欲申明于尹棄春建已行賊徑之平壤庭訴于監司指天大哭監司怒其無禮將加之罪忽一青雀飛集朱氏頭上鼓翼悲鳴監司見之大驚悟遂檄龍川府窮治春建得贖

將正刑宋氏請曰妾夫死於賊手願使賊死於妾手許
之宋氏遂手劒刳春建腹取肝祭夫以喪還

論曰澤榮自幼少時從家中先生長者得聞七代祖府
君從姊車氏婦殺賊事已凜凜爲之髮直嗚呼是不誠
是兄是弟者哉黃宋二烈婦又何其焯焯可傳也俱以
一女子爲烈丈夫之所難勉而事亦大畧相類至其奇
聞異跡君子或在不言然精神感應自古有之是以不
刪也

玄錫祺妻金氏

義昌玄錫祺妻金氏金海人錫祺客死湖南喪返金氏
手解絞一一審視因誓死不食舅姑泣譬曰汝死則吾

與汝于昔將凍餒此豈汝夫志耶金氏感悟即食自是益治蠶業晝則操作夜則織紝日爲舅姑致味而所自奉袖淬麥糠而已久之姑沒舅病風右不仁每飯金氏爲之手匙以飼積有年舅竟沒附身附棺皆致潔大祥已畢至是距夫沒爲十六年金氏太息曰嗟呼吾爲人婦粗已勤矣願先死者魂氣遙遙恐難追逐沐浴剪爪辭家廟潛自盡明朝家人覺就救之藥屑糝在枕而體已冷矣事聞 旌閭 正宗時人也

論曰於乎金氏之於義可謂篤定矣又何其從容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三年之喪哀或有不終者夫金氏獨非其人哉乃纍然未亡十六年之間齋志宛轉以竭力

獻諸舅姑祭後浩然決去無憾於孝而有加於烈豈不偉哉

金氏二烈婦

忠州金氏兄弟有烈婦二人曰履相妻李氏履瑞妻梁氏二人旣先後歸金氏同心所事事無劇易必與之共履相兄弟居父喪皆以哀毀致疾二人各救疾禱命積時月不懈及疾革二人相與誓死預購毒藥中分藏之旣而履相先沒李氏將服藥爲家人覺不遂乃屏勺飲面壁臥十二日膚穿虫出以斃有一子履瑞繼沒梁氏欲決忽自念曰吾奈何不少自濡忍使姑稍自安且亡夫未有嗣是吾責也日御稀粥數匙遍察夫宗擇才可

嗣者立之則已屆祥矣至其夜祼獻畢托更衣入室仰所藏藥死　正宗時人也事聞　旌閭

論曰李梁二氏生則同孝於舅姑同順於其夫同友於娣姒死則同殉於其夫同貞於娣姒同耀於百世而獨其死久速異耳然使履相後死而其姑與嗣可以眷戀則李氏必能爲梁氏之從容矣其實亦未嘗異也且履相兄弟因喪致死固過於義然其終不害乎同爲贊孝而二氏同死於贊孝之夫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其有旨哉其有烈哉

任恤傳

血氣之類莫不有欲有欲莫不愛財叔季以還兄弟之

間或有爭財者也況於友朋隣里乎今有人焉振貧賙乏急於水火此乃天下之至義高也民俗不亦由此而少歸於厚哉若此者吾得崔舜星作任恤傳

崔舜星

崔舜星字景協陽川人世業累萬爲州中富家舜星親沒以千金葬太息曰親今不在吾誰爲積財且吾固知貧不如富獨未知散何如積耳乃統計家產除一歲祭祀賓客衣食之用得數萬緡别貯之名曰急人錢近自親戚朋友旁及他郡邑知與不知苟窮困者出以施之或以庄地或以錢䥴或以米若布帛助婚娶有采幣賻喪葬有衾棺借乘有馬通器服有深衣團領下至斯斧

鍬鍤之屬遇歲饑則悉囷廩以賑之其友濟州高敬恒贊而早歿舜星曰是不可使湮沒買石以表其墓取其孤高之外舍而爲之立產以卹之谷城林斗昌澤之從子也家貧劬學方介自約舜星就與之交曰賢者良苦爲之月給日糧斗家嘗有客鈌數日計斗太息謂其妻曰吾儕爲能貪生以累崔君耶相與自盡何如妻曰夫子言是也遂鍵門戶臥而待斃者數日舜星瞷得之大驚齎米詣斗踰垣而入隔戶字斗語曰人仰自古君子亦多貧窮子何獨至於斯乎且舜星之世而賢者餓死其謂舜星何哉斗笑而起始乃開戶舜星乃令從者作粥與斗對案食然後乃去舜星平居以禮自勅樂善嫉

邪形於言貌自少時好遠游一馬一僮周覽八域名山前後不下萬里所至飲酒跌宕平生所濟活甚多待以舉火者常數十百人既已存亡生死而退無德色由是開城人無賢愚皆知崔舜星能輕財好施天下長者矣正宗中無疾而死子進士鎮觀亦別貯急人錢時遇歲歉或饑候朝夕炊升高望烟火覘其窮者而暗施錢穀不使知出於己風流閒雅善賓客一時漢陽名士李忠翊閔會行之徒皆客于其家是後有白別提思日者亦好施散善於用財然其業累倍舜星云

論曰吾州地小人衆故俗多賈而儉嗇大器類古周人吾安能多見積而能散如崔舜星哉雖然崔舜星非直

積而能散者也乃達人長者好行陰德而不爲鬼害者歟

奇節傳

大言疑於迂濶狷直疑於乖激慷慨疑於不平然所謂迂濶者安知非其至計所謂乖激者安知非其勵頑所謂不平者安知非其氣槩此其中必皆與凡庸昏懦者遠矣得其人論其事名曰奇節傳

李埱

李埱字伯厚河濱人倜儻好畫光海君時俱舉生員進士旣而自放於江海間徵 獻陵叅奉不就 仁祖二年春正月安州兵使李适反舉兵犯京黃平列邑皆風靡

王遣京畿監司李曙領兵數千進守開城青石洞以邀适埱杖策至府言于留守曰公何以禦适留守曰吾已約官軍同備青石洞埱曰不然适兵利在速進不利與我相持今洞口險塞難以用兵适來必不入洞而由後猊古道道有龍峴可以伏兵公可與埱五百軍雖篤請爲公擒适留守以爲計适且兵少難分不從後數日适過猪灘諜知官軍在洞夜遣降日兵數十人呼諜陽若奪洞而大軍踰龍峴而東明日官軍始覺追之不及留守悔之埱時年六十七矣初埱與金自點沈器遠相善王之反正也二人以元功日見超用賓客塡門而埱忽絕不與通後二人皆以逆誅人服其先見子　齊陵叅

本華中亦以詞翰名

論曰今龍峴東南十里有鵂峴置兵馬節制使鎮此蓋懲适而設者也諺曰傷於虎然後設檻穽信哉自古布衣草茅之士往往臨事逆策妙合其機而當事者率以大言無實不爲省而卒至於噬臍如李埱事者不可勝數此其爲智又豈若傷虎而設穽者乎其必謂虎與寇可以傷人國而士則卑賤而可侮也嗚呼賢士所以禦侮而先自侮夫妄往而不爲人侮哉

薛繼儒

薛繼儒字季述慶州人新羅弘儒侯聰之後也爲性亢嚴狷直母病進斷指方少鞠於兄兄沒食素三年家有

祭祀雖隆冬必用冷水沐浴然後乃敢奠獻不與富人交不挫於威勢與鄉人處見其鄙邪輒面數使無所容繩儒一日跨馬過天台山見羣射者朋立下馬步行以禮之弦鳴如故繩儒曰彼射非義也乃回馬至下處乘而過之又嘗騎牛行道中有故人子適租爲官隸所困繩儒唏曰我有牛騎而君無錢免辱乎因以牛付之顚好奇古之行或鶴氅羽扇持藜杖跨驢而行驢倦而臥則以杖拄地而睡起則復行人遇諸山水間往往驚以爲仙云　純祖初以壽終

論曰昔平壤有黃叅奉者賢有行而以其守執不撓平壤人相與目之爲黃固執薛處士始其流乎自世道一

降州閭之間睢盱欺詐攘鷄盜牛蔑升斗偭權衡者不可勝數間嶭處士之風其亦可以少反矣夫

武勇傳

武人之不用爲國者之幸也然國無常安之理故武無可廢之政雄俊豪傑固所甚須卽勇悍跋扈超乘命中之流曷嘗棄而不收哉　本朝昇平日多豪傑武勇之士見用者絕鮮吾故惜之爲作武勇傳

朴奎晃

朴奎晃字大洞軍威人少驍壯　英祖初以武舉爲部將未有知名十六年　王西幸開城留守金若魯引置麾下委以策應初　大駕發命設供伎于府中行離府

二十里更有旨設滿月臺而先驅且薄若魯倉猝不知所出奎晃進曰請有以紓之乃請得一隊兵被甲疾馳嚴陣于城外先驅至呼開陣門奎晃曰軍令待標信開門須有標信乃可入於是先驅止　大駕亦止良久標信往復然後始開門而供仗已移設矣　王既御臺會大風起　御幕連繩樹根撓欲倒奎晃聳身登臺一手引繩一手支樹足皮皆裂見血不動呼左右省杙聲如雷王從幕中望見曰彼爲誰若魯對曰臣麾下士前部將朴奎晃也　王曰壯士也即宣召奎晃至俯伏曰臣介冑之士不拜　王益奇之即除訓鍊判官仍命扈駕入都累遷价川郡守超清州營將攺慶源府使轉江華中

進嘗値歲候晩至期粟尙未熟奎禎乃執穗而泣性又至樸見人常自稱朴孝子人或謂曰孝子美稱豈宜自道答曰吾里中人目我者如此若美稱則吾不敢云幷傳之

李護軍

李護軍者失其名系　英宗初李麟佐之煽亂三南也選入道勇士標爲護軍以充壯勇衛當是時開城有八護軍而卓之漢之力李護軍之捷最著護軍性孝順繼母不慈欲殺之誣告不孝于官護軍械繫獄中泣曰身被惡名生何爲遂帶械踊出獄自撞死獄吏憐之祀之至今

朴遇彩

朴遇彩者平澤人少射大弓三百步　英宗中登武科入重試陞副司果終礪峴鎭僉使遇彩嘗在于男山射堂見山下人家春杵滚出垣射中之春婦驚且怒遣人數曰杵之非的明矣子之射將欲殺人者耶有說則可無說則殆遇彩笑曰吾視的如天視杵如的豈有殺人理也雖然請爲婦人復射以明無殺心可乎曰然則可矣傳垣出其杵遇彩射又中之

崔錫朋

崔錫朋者祥原人爲射師授藝於城東虎亭弟子常數十八一日羣弟子相與言曰吾儕事師幾年于玆矣未

嘗見師射不獲技如此其至乎其猶有窮乎一人曰盡以多試諸乃孥而前請曰昔楚之善射者養由基百發而百中敢問師百發而中幾錫朋曰可可否否弟子乃人集矢得百餘合執而前復請曰願與師約矢無旌物于亭後從兩楨間僅見的然後乃可錫朋曰可矣雖然願假我量矢輕重弟子曰諾錫朋乃射之每一發一儛矢的蝟而矢告盡無不中者於是弟子孥喜踴躍曰吾師養由基不若相與市酒肉壽而退始錫朋　純祖時赴御試于春塘臺柳葉射居八方首　王壯其才褒賜朝鮮善射崔錫朋七字官止守門將

論曰我　太祖大王射法妙絕古今在麗世屢以弓矢

建大功而吾州弓馬於八方號爲精勁豈其培養之力歟四百年間以射名者徐兵使爲最錫朋其次者云

玄必觀

玄必觀者義昌人射體不馴而能雜射輕重矢五十中四十餘矢皆伏行而末矯卒用善射 憲宗時起家至庇仁縣監一日州中孫先達宅中有鴿止焉先達取弓射之不中鴿翔而復下先達憤又取矢射之不中鴿習之行俛啄自如自是連射至八九皆不中而鴿皆行啄如故時賓客盛集而必觀適與在座先達顧必觀付弓矢曰爲我洗慚於是衆客贊曰可矣必觀受弓矢笑曰八九射不覺彼豈生物耶吾能射生不能射死因從座

嘗見師射不蔑技如此其至乎其猶有窮乎一人曰盡
以多試請乃搴而前請曰昔楚之善射者養由基百發
而百中敢問師百發而中幾錫朋曰可可否否弟子乃
人集矢得百餘合執而前復請曰願與師約矢無旅物
于亭後從兩根間僅見的然後乃可錫朋曰可矣雖然
願假我量矢輕重弟子曰諾錫朋乃射之每一發一僢
矢的蝟而矢告盡無不中者於是弟子搴喜踴躍曰吾
師養由基不若相與市酒肉壽而退始錫朋　純祖時
赴御試于春塘臺柳葉射居八方首　王壯其才褒賜
朝鮮善射崔錫朋七字官止守門將
論曰我　太祖大王射法妙絕古今在麗世屢以弓矢

建大功而吾州弓馬於八方號爲精勁豈其培養之力歟四百年間以射名者徐兵使爲最錫朋其次者云

玄必觀

玄必觀者義昌人射體不馴而能雜射輕重矢五十中四十餘矢皆伏行而末犄卒用善射　憲宗時起家至庇仁縣監一日州中孫先達宅中有鴿止焉先達取弓射之不中鴿翔而復下先達憤又取矢射之不中鴿習之行俛啄自如自是連射至八九皆不中而鴿皆行啄如故時賓客盛集而必觀適與在座先達顧必觀付弓矢曰爲我洗慚於是衆客贊曰可矣必觀受弓矢笑曰八九射不覺彼豈生物耶吾能射生不能射死因從座

起出主客從之旣出門適見水田中有一白鷺必觀者一聲驚翩而舉乃射之貫腦墜地顧先達曰何如先達曰善哉飮之以酒

技術傳

技術之無補於世殺久矣然彼其人或挾其淸明壹氣葆命或運其機巧精而入神究其所爲皆有以自托於一世爲之作技術傳

田禹治

田禹治者不知何許人或曰　成宗時人居州東古崇仁門內學神仙黃白之術能役使鬼物幻形輕舉善歌詩所至微吟自見調韻淸絕不類世人語東海上高城

郡之東有湖周二十里三十六峰環之舊傳新羅道士永郎迷郎安詳南石行四人相從游湖上三日而去故世人名之曰三日湖禹治游之思四人而不得見感而作詩曰秋晚瑤潭霜氣淸天風吹下紫簫聲靑鸞不至海天濶三十六峰明月明又有無題詩曰紫蛙周禮正王法南相朝鮮方言龜屬曰南相文章眞伊周璞亦璞鼠亦璞隋珠珠魚目珠蝘蜓嘲龍眞龍羞山人掉頭歸去早桂樹丹崖風日好其詞多玩世譏俗之旨豈亦有不得已而托於神仙者耶今石城有禹治墓云

論曰禹治行事世無紀者故余只摭錄其詩讀之可以知其人又林昌澤海東樂府田郎曲云明則有禮樂幽

則有鬼神君胡爲乎恍惚寂寞之濱此又可以斷之矣神仙家流自唐宋來皆建館衣食其徒故其術多行於世而至我國則一於儒術而已盖自新羅永郎述郎安詳南石行諸人以後如田禹治者罕聞於世云

李秘

李秘字稚聞陝川人有異才不名一能尤精於卜數碁稱三絶客游京師當塗家聞而致之甚見親近嘗有一碁客以國手擅碁當塗語秘曰吾欲使子與客對碁何如曰一則可再則不可當塗曰何也秘曰秘鬪客之數於秘多一子然客精弱與秘初遇精必浮秘於是可以奇而制勝過一則浮者定秘爲客勝矣遂一對勝之當

塗奇之　正宗嘗欲幸　先陵已命有司涓吉謐推筴
告當塗曰不吉當大雨當塗業已知謐有異才及朝白
于　王曰臣客有李謐者善推占爲臣言某日大雨使
其言中豈可妄動乘輿　王命停涓欲以試之至其日
果大雨　王奇之召見謐于便殿前席論易而罷論者
謂謐當得官賞亡何　王薨謐內傷感居家常欝欝以
終其自號曰上淸子也
論曰余論上淸子入侍便殿事歎　先王好賢禮士不
遺一物何其盛哉當是時當塗之臣苟能承流導美盡
誠以求則巖穴之下豈無逵學醇行可備啓沃逾於上
淸子也無如此等之流旣自無求於世而當塗識見又

不足以及此二者每相背戾何其惜也且嘗論之正士人所敬敬則其勢自遠奇士人所悅悅則其勢自近憚正而好奇慕虛名而遺實效吾又不知其何心

大朝鮮建陽元年四月丙申二月 日

中樞院活板

櫟陽耆舊傳卷之三終

跋

韶護生居崧陽古德山中讀書著古文辭以自娛其友
李鳳藻嘗謂韶濩生文有史才柰何令韶護生居史館
成一代史不亦善哉韶護生喟然歎曰吾崧故麗氏都
也郎我　國家定鼎亦于玆邑地距漢京百數十里控
護爲三輔重此其人何渠不若嶺湖產哉徐文康朱忠
烈大名聞天下吾固不敢私爲若其他賢士大夫隱君
子尙多犖犖可傳世庸知吾崧有斯人哉烏虖是余小
子之責也乃纂次四百年來性理文章孝義節烈之人
曁閭巷匹庶一行之類外及方技武勇俶詭而不畔於
經者合而命之曰崧陽耆舊傳或曰韶護生爲史以私

其鄉可乎鳳藻曰以韶護生之有史才而無所施於世而自用於其鄉謂之私亦宜然使韶護生之史不私於其鄉而可以公於世乎則彼四百年來賢士大夫隱君子者亦何爲而不于國于天下而獨于崧陽哉是其懷道抱德蓄材藏器于身也其心亦豈皆不欲公於世而徒欲私於其鄉哉不得已也語曰故國故都望之悵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夫以崧陽耆舊之若是其賢也若是其多也而世之論史者不知其爲何人幸而有韶護生傳之則人又疑其私嗟乎此四百年來有司之過也非韶護生之過也方是時韶護生重不得志於有司將歸山中携其書過鳳藻鳳藻爲之跋如此云乙

酉三月三日寧齋李建昌書于摩尼山房

此編之文有典實而疏蕩者有簡促而悠永者有懇苦而敷衆者有平正而崛奇者其佳處往往與歐陽氏五代史合傳之世必無疑也然友霖本欲洩者舊其人之憤而自己之憤亦有不得掩者夫使吾友霖不能掩其憤者誰耶噫庚寅臘望晦觀李應翼跋

吾緦兄韶頀堂大夫所撰崧陽耆舊傳一書爲當世諸君子所賞而書止寫本數通無以廣應求者余爲之募工印若干通書其尾曰夫積沙成山合涓成海沙崩涓散則是無山海也竊聞大夫之爲是書非盡資於廣編大記也隻字必收片言必稽積以歲月終以至愼若是

其勤也向無是勤則四百年人物之蹟不幾於沙崩涓散而不可收拾乎此其不可不傳者一也且史之難信久矣名譽之際人所羨慕如陶胡奴拔刀之事可見矣今是書所載類多閒散枯槁之流無名譽可以羨慕故其事鮮有夸誕而大夫之筆之也又必裁以精義終以至嚴則夫豈容有難信者于中乎此其不可不傳者又一也余恐世之讀是書者其於體裁之明潔字句之活動可以覽知而至於右所陳不可不傳者則或有所未盡知者故特發之如此

建陽元年三月五日舊曆丙申正月二十二日緦弟豐基吏隱信榮謹跋

附崧陽雜事傳

今此雜事數人固無當於耆儁之書然後之修地志而錄歌客名媛者將有取焉故姑附之

禹平淑　王錫中

禹平淑者字而衢丹陽人貌奇醜少時與諸少年從娼飮諸少年皆唱歌而平淑獨不能娼靳曰貌旣㛪又多能豈合把鋤犂平淑以爲大慙發憤學歌日入崧山谷肆於風水聲中久之喉中嘔血塊而出聲至妙平淑曰吾今可以少試矣平壤俗號妖冶工歌舞乃㢡褐草履徒步往以歌游不數日平壤城中皆爲之傾時平安觀察使有聑妓妓聞平淑歌而悅之陰與交通多推疾不

入御觀察使詗得其事大怒收平淑繫獄將殺之平淑見獄壁上掛黃龍圖一軸忼慨托而歌曰夏禹氏之渡江兮彼負舟者黃龍北海天池豈不足敖遊兮而乃譖鰭擺鱗敗甲塵土中嗟乎今日擺鱗敗甲塵土中死終死兮爾與儂獄距宣化堂甚湫阻時夜月朗觀察使聞有歌聲飛纏屋樑調極清壯惟之使人尋聲得之喈曰天下之良工也免送之平淑　肅宗時人其後有王錫中

錫中者開城人　正宗時成均生員允恪之子也少從諸生往來山廬僧舍安知其能歌也一日忽軒衣攘袂咨而前自拍自唱諸生無不舍鉛槧傾聽久之多失業

往往相戒引去然錫中天性曉音聲又極清一聞人歌退輒傳之實未嘗學也嘗有一歌者過閶城聞錫中歌曰善哉既而曰惜乎人工有未至乃代爲之唱而使審之未半錫中曰已得矣因度之歌者以簫和之泣下沾襟如雨

外史氏曰余游嵩山雙瀑洞洞中老人至今能指平淑學歌處又歌者韓[illegible]履爲我言平淑歌成欲自試其術乃歌於朴淵泛槎亭使人坐聖居關上聽之聲出瀑布上此何減雷霆轟轕哉稗書所傳秦青以下諸人往往能蛆嚼宮徵移情動魄夫惟小數曲藝能婾快於心達於神變斯亦君子之所不遺也

黃眞

黃眞者黃進士庶女也進士妾曰陳玄琴玄琴飲水於兵部橋下感而孕眞及娩室中如有異香三日眞既長美姿色通書史方年十五六時隣有一書生窺而悅之欲私不果遂因緣成疾死柩發至眞門前馬悲鳴不行先是書生病其家頗聞其事乃使人懇眞得其襦覆諸柩然後馬乃行眞大感動於是遂稍稍以娼行眞喜遠遊詩翰淸逸當一時樓臺山水悲歡盛衰之際援筆命詞無不曲致其情嘗送別蘇判書世讓座上唱五言八句曰月下庭梧盡霜中野菊黃樓高天一尺人醉酒千觴流水和琴冷梅花入笛香明朝相別後情與碧波長

座客皆推讓無敢和者又嘗登滿月臺悽愴懷古其詞曰五百終南餘古寺夕陽喬木使人愁烟霞冷落殘僧夢歲月崢嶸破墖頭黃鳳羽歸飛鳥雀杜鵑花落牧羊牛神崧憶得繁華日豈意如今春似秋又有咏初月云誰斷崑山玉裁成織女梳牽牛一去後愁擲碧空虛世爭傳誦比之於李季蘭薛濤之屬由是國中言名娼者必先真真將死囑其家人曰我爲天下男子不能自愛以至於此即我死勿衾棺舉暴尸於古東門外沙水交螻蟻狐狸得食我肉令天下女子以眞爲戒家人如其言有一男子收而瘞之今長湍口井峴南有黃眞墓眞詩傳于世者四首兹錄三首眞 中宗時人

外史氏曰黃眞之事醜不足道然盖不有桑濮乎桑濮之刺於詩經猶春鳥秋虫之飛鳴於天機可怨可比可戒亦古人施教之一道也由是言之彼其流離無所挾猶且張之況眞之淸思逸韻乎世所傳眞之他事皆妄已茲不著

崧陽雜事傳終

[illegible]

坤